



猎人的故事

湘女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天天出版社



湘女自然文学精品

猎人的故事

湘女◎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天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猎人的故事 / 湘女著 . — 北京 : 天天出版社 , 2011.9
(湘女自然文学精品)

ISBN 978-7-5016-0484-5

I. ①猎… II. ①湘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87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60277 号

责任编辑: 叶显林 冷林蔚 美术编辑: 罗曦婷
责任印制: 史 帅 李书森

地址: 北京市东中街 42 号 邮编: 100027
市场部: 010-64169902 传真: 010-64169902
<http://www.tiantianbook.com>
E-mail: tiantiancbs@163.com

印刷: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: 新华书店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5.25 插页: 4
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字数: 67 千字 印数: 1-10440 册

ISBN 978-7-5016-0484-5 定价: 14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

猎人的故事 / 1

大森林的小卫士 / 40

神秘的菌子山 / 57

森林传奇 / 78

指尖上的精灵 / 126

绿色童话 / 144



猎人的故事

大森林是山神的家，所有的动物都是山神的孩子。人对山神说，让我也住在这里吧，请允许我在你许可的范围内，捕捉一些微不足道的猎物，来养活我的女人和孩子。

山神相信了人的话，让人进入了森林。于是人砍去很多的树，建起了村庄，筑起了栅栏。男人们把狩猎当做了他们勇敢的象征，当做了他们养家糊口的保证。他们先是用石块击打奔逃的动物，后来用



标枪、箭镞，再后来，他们有了铁的刀和火药的枪……
他们还有了一个名称，叫猎人。

每当嘟鸣嘟鸣的牛角号声在大山里响起，动物们就知道，猎人来了。

撵过九十九座大山，
搜过九十九道大梁，
把遍山的动物撵出来，
把会动的食物都逮着，
哦嘢，哦嘢——

猎人们唱着歌来了，声音震得山林哗啦啦响。他们热血沸腾，勇武地与动物们角逐。他们有很多猎杀动物的工具和办法：石弹、刀枪、陷阱、毒药、下套子、结扣子……

猎狗在这样的时候，会格外亢奋，前扑后咬，追撵得动物无处可逃。

每一次狩猎，猎人们都满载而归。远古的时候，



人类猎杀剑齿象、鬣狗、巨獭和灰鹿……后来是野象、野牛、马鹿、野猪、黑熊、老虎……甚至小到岩羊、野兔、山猫、松鼠……它们被刺穿喉咙，射中心脏，然后被剥去皮，砍成块，剁成泥，煮成浓汤和肉羹。

猎人们让他们的家人都穿上了动物的裘皮，吃上了动物的血肉。

惊恐和奔逃使动物们痛苦不堪，它们便去向山神哭诉，请求山神把人撵出大森林。可猎人怎么会听山神的劝说呢？他们已经很难放下手里的刀枪了。

除非这个世界上没有了大森林，没有了动物，才不会有“猎人”。

山神知道自己保护不了他的孩子，也不配做山神了，便悄然离开了大森林，躲到人们找不到的地方，每天诅咒猎人。

猎人从此生活在山神的诅咒中。

春去冬来，年年岁岁，大森林里的树木换了一茬茬绿叶，年轮长了一圈又一圈。人的狩猎活动延续了一年又一年，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……在已经



变得稀疏、寂静的森林里，我捡到了几片树叶，只要在阳光下一照，我便看到每一片叶子上，都记着山神的一句诅咒，记着一个关于猎人的故事。山神的诅咒我看不懂（……& # ㊦ £ § ¢ ㊦ ξ ‡ ⊙ ¢ ……），猎人的故事却很清晰……

第一个故事：猎人与牛

诅咒：㊦ ¢ § ¢ & £ ¢ ㊦ ξ ‡ £ ⊙ #……

这一年山上下了很大的雪，大森林变成一片冰雪的世界。树是银色的，路是银色的，石头也是银色的。大雪还掩盖了野兽的足印，使猎人找不到它们的踪迹。

猎人们穿着厚厚的兽皮，拿着枪和刀，在森林里转悠来转悠去，就是见不到一头野兽。

猎人们除了打猎，是不屑于做其他事的。整个冬天，他们就像一条条懒洋洋的大虫子，蜷缩在火塘边，



喝喝茶，烤烤火，猜想着动物们正在做什么。

于是猎人的头目就想策划一次猎杀，让猎人们活动活动快要僵化的手和脚，过一把狩猎的瘾。

他想猎杀的是一头牛。

那实际是一条很好的耕牛，强健、勤勉，干活老实。但它明显地老了衰了，拖犁拉耙，上下田埂都已经感到很吃力，很多时候只喜欢伏在牛厩里嚼草。

通常，对这样忠实的老牛，人们会让它慢慢死去，然后深深埋掉，让它化成泥土，养育田地和庄稼。

可这一次，头目却要像狩猎一样来猎杀这头老牛。

猎人们兴奋起来，手痒痒的，纷纷拎出了梭镖、火药枪，咋咋呼呼吆喝着，走出了村庄。

老牛被拉到一片山坡上。它慢吞吞地迈着步，不时回头张望着。它是在寻找放牧的小孩。

它看到他了，那个小男孩正急急忙忙朝它奔来。老牛高兴地哞一声，摇头晃脑等着孩子。因为孩子



会把它牵到水草丰美的地方，让它吃个够，然后孩子会骑在它的背上，吹着短笛，踏着夕阳回家来。

那头目却大声轰赶着，不停地打它，催它快跑。

老牛不是野兽呀，它怎么知道人要杀它呢？它又怎么知道该像野兽那样逃命呢？

突然，头目对着老牛的屁股戳了一刀，那屁股上顿时冒出一股血。老牛一怔，跑了几步。

一个猎人抢先开了一枪，枪弹打飞了，老牛吓得耳朵一耸，野性大发，撒腿狂奔起来。

四面八方立即响起了砰砰的枪声和“哦嗬哦嗬”的吼叫。山坡上腾起团团青蓝色的烟雾，弥漫着刺鼻的火药味。那牛一瘸一拐地奔逃着，躲闪着，哞哞叫着乱蹦乱跳。

一颗枪弹打进它的右边肋骨，渗出了一股暗红的血流，在草地上洒下了一路血迹。

老牛终于明白这些人是要打死自己，他们正把它当猎物，把放牧的山坡变成狩猎场，上演一场追击与杀戮的捕猎。



老牛听到了那个男孩的尖叫，它看到一个男人捂住了男孩的嘴，像拎小鸡一样将孩子扔到了一边。孩子在地上连滚带爬，拼命想往老牛跟前跑。

老牛突然十分生气，不顾浑身的伤，喘着粗气，喷着白沫，朝那抓着孩子的男人撞去。

一支梭镖哐地插在了牛背上，老牛痛得发出一声悲鸣。奇怪的是它并不逃跑，而是在原地转着圈，任由一支支梭镖将它戳成了一只血刺猬，就是不离开。

有人惊叫起来，原来那个男孩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跑到它跟前，跪在地上大哭着抚摸它流血的伤口。而它将男孩藏在肚皮下，转来转去，为他挡着枪弹和梭镖。

四周突然一片死寂，那些正在狂奔乱吼的人定住了。

已经站立不稳的老牛轻轻摆了摆头，用嘴拱了拱还在哭泣的男孩，突然两条腿站立起来，嗷的一声怪叫，跃过一丛灌木，弓身一纵，跳下了悬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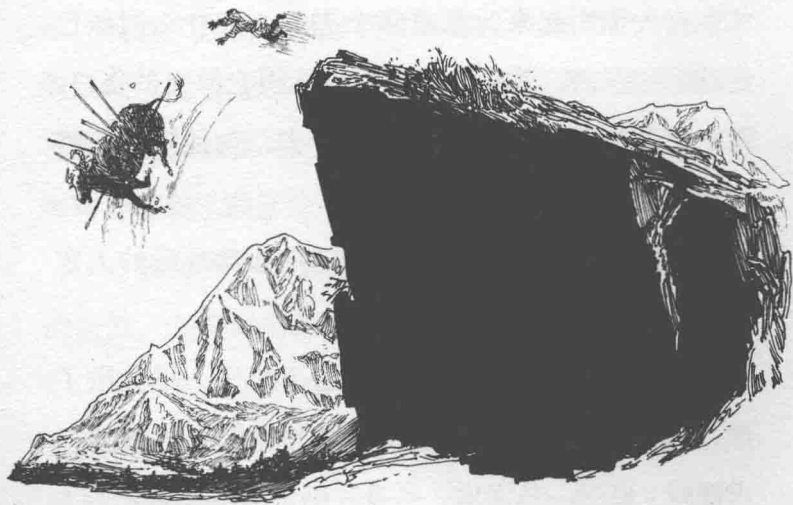


“不要啊——哇——”男孩锐声惨叫着，居然毫不犹豫地也朝崖下扑去。

所有的人都冲到了崖下，老牛已摔得血肉模糊，而孩子就趴在它身上，丝毫没有受伤。

老牛到死还用自己的身躯保护了小牧童，那惨烈的一幕让所有围猎的人不寒而栗。

男孩坚决不许大人们靠近老牛，一天一夜，男孩和他的小伙伴们，一捧一捧刨着泥土，将老牛深深埋葬了。





猎人头目明显地感到了人们对他的疏离，特别是那个放牛的小男孩，看他的眼神充满敌意。

头目哭了：“你们不要我了？”

没人回答他。

他走了，背着自己的东西。他没听到一声挽留，却感到背上热辣辣的，那是射向他的目光。他在村子边吃了有毒的狗闹花，却没有被毒死，醒了后依然没有得到宽恕。

他可怜巴巴地在村子外徘徊，呜呜呜地哭，很委屈，也很痛苦。他受不了这样残酷的惩罚。

后来他在村子对面的山上搭了个棚子，住在那里，每天看着村里人过日子。人们说，等他老了，就接他回来。可怕的孤寂和无边的懊悔在吞噬着他的生命，他在盼望着自己老得快些，好早点回到村里去。

第二个故事：猎人与小熊

诅咒：§ # & ☉ ℓ φ φ ⊙ ξ □ ‡ ℓ ∂ ……



有人来了。那是几个外地猎人，他们是来猎熊的，因为他们说熊掌是一道很名贵的菜。

他们都带了很好的枪。

他们看见了一头熊，黑粗黑粗的，站起来比人还高。但他们无法接近它，森林里那些迷魂阵般的兽道，能使他们很快迷路，陷进那深不可测的林海里而成为野兽的食物。

村里的猎人们都皱起了眉头，他们不乐意外地人来他们的山林狩猎。一片山有一片山的规矩，别人来捕猎，相当于来抢他们的食物。再说，现在母兽们正在育崽，打一头兽等于毁一窝。别看这些猎人平日杀兽不眨眼，在这种时候还是知道分寸的。他们就开始商量，最后决定让村里最好的猎手设法去拦截那些外地猎人。

那是一个表情严肃的男人，他曾一个人打过老熊。那些外地人十分高兴他能一起上山，因为只要他出猎，就不会空手回来的。



那男人就用一块黄鹿皮擦枪。那是一杆乌黑的火药枪，箍着一圈圈锃亮的铜皮，在火光的映照下闪着暗黄的光。他不动声色地听着他们说话，心里已经打好了主意。终于他擦好了枪，说：“走吧，碰碰运气。”

那几个人喜形于色，敏捷地跳了起来，跟上了他的脚步。

时间还太早，路上有很重的露水。他们攀上了一座山，又穿过了一大片包谷地，就进入了阴暗的森林。从那些密不透风、层层叠叠的树叶上，滚落下大滴大滴冰凉的水珠，地面上齐膝深的杂草上也是水淋淋的，不一会儿就把他们全身淋得透湿。连带来的狗也像是从汤锅里捞出来的一样，浑身是水。猫头鹰在黑黑的林子里发出梦呓般的叫声。他们跨过一段架在一条深箐上的枯木，很快就到了一片略为开阔的林地上。

那男人小心翼翼地拨开茂密的草丛，目光停留在几个新鲜的土坑上，说：“黑熊真的过来了，这是



它拍烂的蚂蚁窝。”

有一阵子他们几乎就在老熊身边，那老熊胖胖的屁股老在他们眼前晃荡。

终于他们真真切切地看到那头老熊了。透过薄薄的雾气，他们看见对面山坡上有一团黑影在慢慢移动着。黑影越来越清晰。是只黑熊，又矮又粗，活像一截老树桩。它立起后腿，像人一样笨拙地挪动着步子。很快它又站住了，还转过了身，黑毛披散的脑袋四下张望，胸前亮出了一圈白毛。它就那样走来走去，一会儿隐到树后，一会儿出现在眼前。

那男人说：“谁也不许放枪，枪一响，老熊就逃了。”

那些人就连忙收起了枪，急慌慌地盯着那一团黑影。这时，那男人举起了枪。

其他人舔着干裂的嘴唇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等着看他射击。

他却又放下了枪，说：“这熊掌，非要不可吗？”

“是，非要不可！”

